

上，東南兩面環繞着小河，北面是一條川陝的大道。城的繁榮街道都在北關，也就是後來公路車站所在的地方。後來我在民國三十年和三十二年匆匆再過那裏，只看到舊的石板街已經改成公路了（這條街也可能是新增建的），公路的兩旁也修成旅館、飯館，以及堆棧一類的房子，不是當年情調了。

寧羌（今改稱寧強，因為寧羌附近的羌水，據水經注亦稱強水）雖然是一個貧瘠之區，但就風景來說，確在漢中、城固、洋縣、沔縣之上。

城外的河雖然不大，却是一清見底，並且底下全是石子，看去更增加清瀝。出東門有一個小木橋，過橋就是寧羌著名的廟宇，東山觀。寧羌有兩個道觀，東山觀和北山觀，規模都差不多，只是東山觀距城更近一點。東山觀修在半山上，西面對河一帶都是廊子，可以俯瞰如帶的清溪，也可以遙望隔城的煙樹。據說以先時常有人在這裏聚會過，可惜我父親來到寧羌，正在軍事時期，一切都不會就緒，想找一個機會叫廟祝預備一壺清茶坐一個下午都未曾辦到。只看到一年以前劉存

厚的題壁，用劉石菴體寫了一首詩，這也就證明當年的勝會了。這一處的景致後來我到桂林隔岸的佛寺，面對灘江，遙看城郭，頗有一點類似。兩處風景一直常存在夢想之中。只因我在民國三十年和三十一年都是搭甘肅油礦局的長途車經過那裏，不自由停留，未曾再去賞玩。現在想來，在三十一年自甘肅南返四川時實在應當到天水就換西北公路局的客車直達西安，再從西安搭公路局車到漢中寧羌好好的賞玩一下。也許現在可以記的更多一些，可惜已經來不及了。

隨節羊城與我的初戀

（續完）

鄭修元

我住的是頭等病房，只有一張病床。左邊是落地長窗，右首不遠，放置一張方形小茶櫃。在茶櫃與病床之間，放有一張木椅，綺蘭每次來探望我，都是坐在這張椅子上。我用微向右側的臥姿，恰好與她咫尺面對。她的輕言細語，她的蜜意柔情，給予我病中極大的欣慰。她平日不喜濃粧，但祇此薄施脂粉，淡裝素抹，偶爾薈澤微聞，已足使我飄然欲醉了。自此以後，她利用店中

休息時間，每天下午準在三點半左右來院相伴，有時帶幾本小說，供我消磨病裏光陰。有時帶些花束，為我插瓶換水。偶然也携來一些經過醫生許可進用的飲料。每天當我午睡醒後，在她將要來臨的時候，我總是目不轉睛地盯着那扇病室房門，一聽到室外過道裏的一陣碎步聲音，便知道是綺蘭到來，精神便為之一振。我們談話的範圍，非常廣泛。她常告訴我她家中的一些生活瑣屑，以

及故鄉的風土人情。有時也表示一點她對人生的看法。她喜讀舊體詩詞，也愛看文藝書籍。遇到有一本她和我都看過的小說，便各自抒發個人的觀點。有時兩人的意見，不盡相同，也偶爾爭辯得面紅耳赤，到後來，總是彼此以哈哈大笑而結束了此種爭論。

記不很清楚，是綺蘭來醫院探病的第二次或是第三次，在閒聊時，她叫我一聲「王先生」，

我立刻糾正她：

「我們已經這麼熟，妳又待我這麼好，怎麼還稱呼我爲『王先生』呢？這未免太不親切了吧？」

她嫣然一笑地說：

「不叫你『王先生』，那麼，應該叫你什麼呢？」

我毫不遲疑的答覆她：

「當然叫我『文華』！以後絕對不許妳再叫我『王先生』。請妳現在就開始叫我一聲『文華』好嗎？」

她微笑地搖搖頭說：

「不行，我還不習慣叫你的名字，得慢慢來。」我略徵抬起上身，兩手突然地把她的纖纖玉手握住，口中說道：「妳總不能永遠叫我『王先生』呀，遲早要叫我名字的，現在開始不是一樣嗎？」

她略爲忸怩了一下，便答覆我：

「好的！不過你要放開手，不要抓住我，還要閉上眼睛，轉面朝裏。」

我依她一一照做，她俯下身子，用她那櫻桃小口，貼近我的右耳，輕輕地吐出兩個字：文華。

等我滿意地扭轉身軀，睜開眼睛，看見綺蘭的雙頰上，掛上兩朵紅雲，那種不勝嬌羞的神態，美極了，也媚極了。

迨我病況轉佳，醫生已允許我起床在室內散步時，一日，綺蘭探視我後，離開醫院，返回店

中上班，我力疾起床，緩步行至病室外之窗前，綺蘭正向醫院大門走去，觀其苗條的背影，輕盈的體態，疾徐有致的脚步，越發覺得她太可愛了。恰巧她此際亦轉身向病房樓頭張望，瞥見我站立窗前，目送她的離去，便對我嫣然一笑，並向我搖手示意。

翌日下午再來探望我時，便囑咐我以後當她離去，不要勉強起床，免得臥養，等我告訴她，醫生已允許我偶爾起身在室內走走，她始欣然無語。

在我住院的一個月零七天的時間內，自從綺蘭知道我生病住院便來探望時起，每天下午三四時許，定來醫院看我，從未間斷，祇有一天她偶患感冒，微微發燒，向店中請假回家就醫服藥，還打來一通電話，拜託一位護士小姐，轉告我，她因家中有事沒有上班，要明天下午再來看我。（她沒有提到感冒事，免我掛念着急，第二天才老實告訴我的。）及今迴思，在我當時的那種病裏生涯，不僅毫無愁苦，簡直是一種萬金難買的幸福。設若此後有生之年，還能擁有像綺蘭這樣待我的膩友，我倒很樂意再生一場大病，即使是久病不愈，我也心甘情願。

別後魚雁常通

我的腸熱重症，經過三十七天的住院診療，總算古人天相，終於還我健康。據王德光醫生說，這種病症，通常總要五十餘天，甚至兩個月，才能全愈。而我才歷時五週，便已康復，實在有

點異乎尋常。當時我在口頭上表示承他的熱心療治，深爲感謝，同時對於他的醫術高明，也極爲佩服。其實，在我內心中還蘊藏着一種意識，那就是多虧綺蘭每日前來探望，慰我心緒，解我寂寥。而深情款款，一片真誠，更給予我以難以形容的快樂。要不然的話，那裏會好得這麼快呢！可惜的是「好景不常」，我病愈出院，便須踏上歸途。不得不與綺蘭，作勞燕之分飛。

當我患病入院，隨節處的工作，戴先生命李崇詩兄負責獨力主持。我在出院後，仍在隨節處休養了一週，方才離穗北返。在出院後休養的一週中，不須上班工作，當然每天都與綺蘭見面，記得最後一次的話別，是約她在財廳附近的一家叫「哥命布」的西餐廳裏。在一個隔間的火車廂的小房間內，面對面地黯然話別。她一再叮囑我大病初愈，務須多多保重。我則希望她不要忘記常常給我寫信。行前我也曾備了一點水果糕餅，去她家中拜別她的雙親。這次才見到了她的父親。瘦瘦長長的身材，一臉忠厚誠樸的形相。對於我和綺蘭一個多月的往還，表示非常欣慰。她母親因爲和我見面次數較多，對於我之即將離去，也略現惜別依依之感。倒是綺蘭反而顯得落落大方，含着微笑，送我出門。不過，事後在通信中她告訴我，就在我離開廣州的那天晚上就寢的時候，躲在床上偷彈珠淚。因爲南天北地，相隔數千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見到我。當我讀信至此，想起過去聚首之歡樂，尤其是她對我的的一片深情，亦不禁熱淚盈眶。分別之後，還沒有返抵京門，我在途經香港、上海兩地，短短的四五

天內，便每天寄給她一封信，詳述旅況，細訴相思。等我方抵南京，跑去桂滌非同志（桂係筆者總角之交，由我向戴先生保存參加局本部工作的。）家中，他即時交給兩封綺蘭寄給我的回信。信中有兩點比較重要的內容是：

首先訴說這是她第一次戀愛，現在才開始嘗到相思之苦味。其次是囑咐我大病初愈，要多養精神，不必每天給她去信，每個禮拜，寫個一兩封也就够了。

對於前者，當然是彼此沉味相同。對於後者，她不過是在關心我的健康，不憚反覆叮嚀。其實在此後通信中，她又講過如下的一段話：

「自從和你分別，我每天起床以後，最盼望的一件事，便是接到你的來信，收到之後，我總是帶在身邊，在店中偶有閒空，便一再取出閱覽，每一封信，起碼都會看上七八遍。有時偶爾兩三天沒有收到你的信，心情便非常煩躁不安。等到下班回來，母親將你的來信，交到我的手裏。還沒有等到拆開看完，便已經是眉開眼笑的了。母親將這情形，看在眼裏。老是搖搖頭說：「阿芳快要發瘋了啊……。」

談到寫情書，我倒的確是為她耗過不少心血的。那時候局本部每天還要辦夜公，自晚上八點到十點。等到夜公辦完，吃點宵夜什麼的，有時還要沐浴。時間已將近午夜，還要為綺蘭寫信。每封信至少要寫上四五張西式信箋。常常寫到翌晨兩三點。早晨七點前便須起床，在局內用過早備，便趕忙外出投郵。八點前又回局上班。看來好像非常辛苦，其實在內心裏倒是蠻甜蜜的。我

們的來往信件，都是用航空寄遞的，有一次因為氣候關係，有三天沒有飛機航行廣州。等到恢復通航，她在一次郵差送信時，同時收到我三封航空信，外加一包「玲瓏」雜誌。她竟然高興得哭出來了。她母親嚇了一大跳，不知爲了什麼，是不是我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但是她還沒有拆開我的去信，怎麼會無緣無故地流出眼淚來了呢？她揩乾眼淚，將三封信一口氣看完後，才告訴媽媽，因爲有三四天沒有接到我的信，非常焦急盼望，她沒有想到航空脫班的緣故，以爲我一次同時寫給她三封信，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流着歡欣的眼淚。

我和綺蘭在廣州相處將近兩個月的時日裏，我們由認識而了解，由了解而情投意合。甚至也可說是情真意摯。但我倆之間的身體接觸，確實做到了「以禮自持」「光明純潔」的地步，除了相見或分別的時候握手以外，再也沒有比較熱情的動作。有一次在信裏我問她：

「當我們在「哥倫布」餐廳話別的時候，我很想吻妳一下，只是方一動念，心房便急劇跳動。又覺得不好意思，終於未敢出此動作，現在想起來，我倒是有點後悔了。我問妳！假若我當時提出此項要求，妳會答應嗎？」

她在回信中答覆我：

「你問的那一件事，要是你當時要這樣做，我當然不會拒絕你的。傻瓜！誰教你那麼膽小？好罷！現在我在這裏給你一個飛吻，讓你「感情聊勝無」吧！」

爲了給予綺蘭一點幫助，同時要她在工作餘

暇，補習英文和學習打字。大約每隔兩三個月，總寄點錢給她，數目不多，每次大約是二三十元。有時也在南京或上海，買點布料什麼的寄給她，她倒是蠻高興的。不止一次地講到：

「華：你待我太好了！我怎麼樣報答你呢？」

一年間的幾件大事

此處所指的「一年間」，是在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起，以迄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爲止。民廿五年八月初西南事變救平，蔣委員長親臨廣州，大約一個半月左右，返回京門，不久爲了加強西北方面的剿匪工作，又僕僕風塵，移節西上，是年雙十二的西安事變，幾乎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地。嗣幸張楊悔過，恭送領袖還京。在此一事件的過程中，全國軍民對於革命領袖衷心愛戴之情，一時表露無遺。也因此促使日本軍閥們，提早發動了對於我國的侵略戰爭，廿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之事變，因此發生。我國對日之神聖抗戰，亦即此揭開了偉大的序幕。

以上所述，爲攸關我國家民族生死安危之兩件大事。

另外一件，却關係着我和綺蘭兩人間的前途。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綺蘭的父親，原在廣州地方法院工作，抗戰軍興不久，廿六年冬間，忽被院方裁遣，失業家居，生計益加困窘。綺蘭來信要我爲她父親在廣州介紹一份工作。我立即附備一封介紹信，要她父親持赴廣東省財政廳，謁見秘書李崇詩兄（戴

先生離粵時，向新任財政廳長宋子良先生推薦崇詩兄擔任財廳秘書，用作對外掩護，藉以督導本局在粵省之公秘工作。請他設法介派一個相當職務。而這封介紹信的具名，當然要用筆者真姓名。同時我在復給綺蘭信中，也對當初我用王文華的化名一節，加以解釋。萬萬沒有想到，這件事使她深為不滿。在她再次來函中，有下面幾句話：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我一年多來深深地愛着的人，竟連一個真姓名，都不肯告訴我。」雖然此後我會再三向她訴說不得已的苦衷，仍然得不到她的諒解。這件事，在我倆的未來關係上，無疑地已經投下了一道陰影。我更因此而有根長一段時間，衷心為之惴惴不安。就我個人片面的檢討，覺得我並沒有絲毫惡意要存心瞞騙綺蘭，我祇是爲了遵守情報工作的紀律，不能輕易向外人暴露身份和真實姓名而已。不過在技術上，我確是疏忽了一點。剛認識她的時候，祇能告以「王文華」的化名，這倒不算過錯，但是在行將別去的時候，爲什麼不婉轉地當面向她說明呢？

經過這番風雨，綺蘭給我的回信，就漸漸稀少了。我仍然保持着每一禮拜至少寄出兩封信的紀錄。而有時隔上十天半月，還接不到她的回信，使我常在焦愁盼望之中。由於抗戰的關係，她於廿六年底間，舉家遷回故鄉江門（屬廣東新會縣）居住，門牌號碼，憶似爲德教街六十八號。抗戰初期，我軍形勢不利，廿六年十一月間首都各機關，已紛紛向後方轉進。局本部於十一月下旬由戴先生親率一批最後撤退之人員，經南昌而轉赴武昌、長沙兩地。筆者奉命在京主持留守事宜。其最重要之任務，厥惟收取各外勤單位

之軍事情報，就近呈報 委座，並奉戴先生諭令，須待 委員長啓節離京，方可率同留守官兵，撤離首都。留守處之重要同人，有主管軍事情報之郭履洲兄，負責人事事務的胡子萍兄，另外尚有特務隊長許建業兄，他們三位，都是軍校六期出身，俱已參加工作多年，向爲戴先生之得力幹部。我們在京留守的時間，大約不過兩個禮拜左右。十二月六日，敵寇先頭部隊，已逼近秣陵關。光華門外且已落着砲彈，六日午夜兩點，我與在委員長官邸擔任警衛股長之本局同志羅毅兄通到電話，他告訴我，老先生等一行，明日拂曉啓節西撤。留守同人漏夜準備，於七日凌晨，我率全體官兵約計六十餘人，分乘局中大卡車十輛，小轎車兩輛，駛赴下關，渡江赴浦口，循蘇皖鄂公路線，歷經和縣、合肥、巢縣、麻城、黃陂而抵漢口。路途既欠平坦，而車隊偶有一輛拋錨，便須大夥停車等候。所以途中竟歷六日之久，方抵目的地。

征塵甫卸，又奉戴先生電令，飭我赴長沙局本部代理書記長。

親情勝過愛情

即使在戰亂中，我事繁任重，也並沒有沖淡對綺蘭的懷念。在西撤途中，以及到了武漢，轉赴長沙，我都有信寄給她。在廿六年舊曆年底，我託局內負責粵漢鐵路交通之一位工作同志，交給他一百塊錢，請他到達廣州之後，專程去江門面交綺蘭，並在信中要綺蘭隨他前來長沙，以便爲她找學校讀書。我願意負擔她的生活和求學全部費用。並且囑咐該同志，俟由江門轉回廣州時，無論情形如何，必須先給我一通長途電話。若果僥倖能接到綺蘭出來，請他在接通電話之後，

立即請綺蘭親自和我講話。估計旅程時日，在他們應該已到廣州的時候兩三日內，我便朝夕枯守在辦公室內，非絕對必要，不越雷池一步。每當電話鈴聲一響，我便以爲是綺蘭給我的電話，疾趨機旁接聽。每次抱着希望，每次都是失望。越日接到該交通同志的一通電報，略謂「陳小姐因戰時親老，不忍遠離膝下，囑事未能應命，餘另函詳。」

越數日，接到綺蘭來書。

「承你派人遠道來家看我，又帶錢來接濟我，還要我來長沙讀書，如此厚愛，真是感激不盡。祇是雙親年邁體弱，又值戰亂，我爲獨生女兒，一旦遠離二老，誰能代我侍奉？固然我到了你的身邊，自可得到你的照顧。但那時候我想到在故鄉的孤苦雙親，我又怎能安心呢？親恩深似海，若無父母，我從何來？我不能爲了愛情，而負下不孝的罪咎，希望你能原諒我的苦衷，不要怪我好嗎？」

閱竟來函，深覺綺蘭孝思可嘉，設想週到，使我對她益加憐愛。尤其是「親恩深似海，若無父母，我從何來？」數語，更使我萬分感動！

光陰荏苒，轉瞬到了二十七年五月，我已奉命調至武漢，仍在甲室負責。一日奉到戴先生自前方發來的電報，調我潛赴上海，擔任本局上海特別區的書記。其時廣州猶未淪陷，我乘粵漢鐵路火車，先到廣州，冒着日寇狂肆轟炸的危險，在廣州逗留兩天，再乘輪轉赴香港。當在漢口首途之前夕，曾以航函告知綺蘭，請她到廣州或香港會晤一面。（按江門與港穗，等於一個三角形，赴穗赴港，路程相若。）我記得非常清楚，告訴她的聯絡地點，在廣州是長堤的長發客棧。去香港，則到六國飯店找我。我一到廣州，立即驅

車長發客棧，詳問居停，並無陳姓女子找我。住下來以後，睜眼盼望，經過最長的兩天兩夜，仍然查無踪跡。有一次在客棧附近閒逛，忽見一個少女背影，很有點像綺蘭，趕忙疾步前趨，見到了此一少女的面貌，不禁又大失所望。使命在身，不便在穗久留。同時也以為綺蘭或許爲了避免敵機轟炸的驚恐，捨廣州而去香港。屈指旅程，或許她已經抵港也未可知。那料等我到達香港六國飯店，仍然沒有見到她的情形。但是當我在賬房裏登記了我的化名（此爲臨時使用之化名，經在函中提示綺蘭。）時，賬房裏一位小姐，交給我一封綺蘭寄給我的回信。她因爲正值母親患病，又係戰亂時期，年輕少女，不敢隻身遠行。要我到達目的地後，趕快寄信給她，告知以後通信地點。事態演變到如此地步，很像綺蘭已經開始和我疏遠，我並猜想到，恐怕會很快地，嘗到失戀的苦味了。果不其然，在我抵滬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接到她一封最後的來信，信中的大意是：

「我已經奉父母之命，在家鄉和一位帶點親戚關係的青年，結爲夫婦，對於你過去對我的很多好處，我只有隱藏在我內心深處，永遠

還有麻煩的就是租房，舍下之房，在表背胡同，是日本人最多的地帶，前邊已經說過，當然有許多入想佔此房，最初是天天有人來看房，該時我正在醫院，都經家人應付過去，也是因爲我

七七當年鐵蹄下

（續完）

們房雖多，但住的人也太多，無一間閒房，所以容易應付，祇有兩次較難：一次是一女子來租租房，面貌相當漂亮，她說她奉某機關命令，來租此房，倘租不成，她回去不但受申飭，恐怕飯碗就

感激，也只有等待來生，再求報答，請你注意身體，爲國珍重，勿再以薄命人爲念。」讀完這封告別信，雖然已早在意料之中，仍不免感到無限的悵惘。我倆往昔的那種輕憐蜜愛，霎時間，化作了一縷輕烟，凌空飄散。

雖然在將近兩年的戀愛過程中，我爲她付出了不少的情感，也爲她費過不少的心血。但是我已承她給了我無限的快慰，和此後再也沒有享受過的那種蜜意柔情。因此即使是她已別抱琵琶，我也祇有歡愉而毫無怨懟。爲了免得她觸景傷情，我沒有再給她回信道賀，只是在心中默祝她們白頭偕老，幸福無量。

後記

我們相愛兩年中，她曾經先後送過我四張照片，我一直保留在身邊，每逢想念到她時，便取出照片，凝神靜對。不知道她婚後是否快樂，雙親猶健在否？已否生育兒女？也會否想到過被我愛過的我？

我在淪陷後的上海，自廿七年五月至廿八年年底工作了一年半，奉戴先生電令，于廿九年初

經港返渝，在局本部供職，家居渝垣飛來寺，有天星期例假我在家中休息，正在取出一大堆照片檢視中，被太太找到一張綺蘭給我四張照片中最美麗的一幀，（穿旗袍，坐在椅子上的全身照），交給年甫兩歲餘之二兒把玩，我又不好意思，即時搶回。不料一轉瞬間，竟被二兒撕毀，內心很不高興，但二兒年幼無知，太太技巧高明，我亦無可奈何，只有愧對伊人，徒呼負負耳。

民卅八年五月我交卸本局福州辦事處主任職務，來臺回局。仍任人事處長原職。是年冬間，爲領取國民大會代表疏散津貼，會請假三天乘軍用飛機赴穗一行。我會前往百子路找尋當年綺蘭的家居舊址，來往走過多少遍，也沒有找到牛巷這個門牌，更看不見那幢房宅。事隔十三四年之久，人事莫卜，景物全非，實令我低徊不置。

旅居寶島，隣已二十載矣，距我結識綺蘭之時，忽忽已卅三年。但願天佑伊人，仍然健在人間。一旦王師跨海，大陸重光，我一定遍赴江門，覓我當年情侶，細訴離衷。惟是我已鶴髮，伊失朱顏。屆時回首前塵，恐不免相對唏噓，徒有隔世之感而已。

齊如山 遺作